

我不是一个善言的人，先生常常说我不爱说话。与我的笨嘴拙舌相比，我家先生却是“能说会道”，同样一句话，从先生嘴里说出来，让人听着就是顺畅，心里舒坦。特别是先生的甜言蜜语，更是“哄”得我心花怒放，暗自陶醉。

男人们都认为“老婆是别人的好”，而我先生却说“老婆是自己的好”。“我就觉得我老婆最好！”这是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在这个美女如云、各种诱惑层出不穷、而男人的抵抗力又弱不禁风的时代，先生始终把我当做他心目中最美的一枝花。先生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就喜欢我老婆这样的，文静、典雅、有内涵。”

男人们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，有时喜欢“摆点谱”，以不干家务为荣，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，是很羞于承认在家帮老婆干家务的。我家先生却很高兴地帮我做家务，而且把能帮我做家务当做一件很光荣、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先生说：“我从不觉得为老婆洗

人在途中

邓红

先生的甜言蜜语

衣服做饭有多么没面子，能为心爱的老婆做这做那，我觉得无比地自豪与光荣。只要你高兴，我乐意做任何事情，我要做的就是让你永远幸福和快乐！”

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忽然对镜子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，我变得心虚，不再自信，镜子让我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。一次，先生陪我去买衣服，我在试衣镜前一件又一件地试着自己中意的衣服，可越试我的情绪越低落。想想自己以前无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可现在看着这些漂亮的衣裳却和自己已不再年轻的脸是那么不相配，真是“伤心欲绝”。我沮丧地对先生说：“我自己都不想自己的脸了！”而先生却对我说：“你在我心中永远年轻，永远都

是十八岁！再说，不同年龄段的女人有不同的美，无论什么时候你在我眼里都是最美！”

先生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，每次回来，总要给我和女儿带些礼物。每当先生从旅行包里往外掏东西时，女儿就会眼巴巴地热切望着先生从包里往外拿东西的手，可每次先生拿出来却总是给我的礼物，让我“过目”之后，才往外拿女儿的礼物。急不可耐的女儿便会气呼呼地嘟着小嘴抗议说：“你老是光想着妈妈！”当我嗔怪先生冷落了我时，先生就会伏在我耳边说：“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我最亲的亲人，比我爸我妈还有咱们的女儿都亲！”

我是一个不善交际、不会应酬的

最近迷上了网购，那种充满期待的等待，感觉真好。

从买书开始，先是雪小禅的新书，再到安宁的新作。淘宝网的文轩书店，全部包邮，很合算的。

买的衣服是从五十元开衫开始的，第一次在网上买衣服，也不知道质量如何，不敢买贵的。等到拿到手一看，不错啊，五十元太值了。

刚入冬，买了一套棉睡衣。自己看中的那款大小不合适，店家推荐了一款。乍看我还不喜欢，仔仔细细详还可以，挺温暖的感觉，直接就拍了，加邮费190元。

家进货！

妹妹拿着鞋问我老公：姐夫，你给鉴定一下，这不是皮的？我老公都没搭话：你先告诉我花了多少钱的？

妹妹一下子就不说话了，想想也是的，如果真是皮的，单是那么大的一块皮子，也不止286元啊！费了一番周折，店家总算答应给退了。

不过妹妹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真漂亮！在沈阳的街面上，看见有人穿，妹妹厚着脸皮上去问人家，在哪买的，什么牌子，多少钱。回来上网一搜，还真有！人家是花600多元在沈阳的一个商场买的，网

城市表情



迷上网购

青衫

睡衣拿到了，确实不错。同事们也说了，190元在网上买衣服，质量肯定好。

所以啊，如果想买东西，在商场你能承受多少价位，同样的价位在网上就会买到更超值的東西。

儿子要买个电脑，在学校用起来方便些。到商场一看，最贵的也要100多元，好点的都要300多。不买，构造如此简单的东西，这么贵。

看中了一个牌子，上网搜。结果只需商场里一半的价钱就拍了下来，儿子用后满意极了，现在成了宿舍公用的锅子。

有套念的足，妹妹看我买的東西不错，也来凑凑，让我帮她拍一款皮靴，286元。结果拿到手一看，根本不是皮的。妹妹可不能吃这个哑巴亏，连试试都不愿意，直接就找到店

上报价还不到400，妹妹心里乐坏了。

和店家谈时，妹妹还要砍价，350包邮，行不？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居然答应了！我说，也难怪，店家一个月之内一件都没卖出去，今天总算开张了。说实话，那件大衣如果不是我们在街上看到过有人穿好看，就凭那张图片，还真没人敢买，因为衣服的样式实在不一般，奇特！

妹妹收到快递后，第一时间来到我家，一把就把衣服拿了过来，然后就穿在了身上。惊艳！真好看！不想脱了！真想甩给妹妹350元，衣服归我。

妹妹说快脱了吧！别净想着夺人所爱！不好意思，被人看穿了，妹妹太了解我，呵呵！

本版插图 涛涛

乔迁新居后，我和妻子把在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
我工作较忙，经常外出活动和参加应酬，午饭多在酒店用；妻子的单位离家较远，中午一般在单位食堂用餐；儿子入了全托，中午也不回家。这样，经常是我和妻子在家吃了早饭就去上班，下午下班后才回家。

只有父母两人整天在家。他们都闲不住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。可我发现，父母每天中午都不愿做饭，他们有时泡两包方便面吃，有时就热早晨的剩汤剩饭，简单地对付一顿。父母毕竟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应该改善生活，享享清福才是，这样长期下去怎么办？

一天，我对父母说：“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，今后你俩在家里要把午饭做精做好，多炒几个新鲜菜吃，给身体增加些营养，再也不能随便将就着吃点就算了。”

可父母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你和媳妇、孙子中午都不回家吃，我们炒那么多菜干什么？吃不了还不是浪费了！”

万家灯火

张明源



母亲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比在农村吃得好了，你不用担心我们。”

可我和妻子想让父母每天都能舒舒服服、有滋有味地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饭。我和妻子商量，想出了一个好

心灵驿站



女人的友情

郭利

电话铃声响起，我刚拿起电话便听见那边欢快地叫：“是玄玄妈妈吗？我是巍巍妈啊！明天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好不好？”

我急忙答应道：“好啊好啊，明天几点去呢？”

巍巍妈妈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也知道她的名字，可我们互相从来都不称呼对方的名字，只用我们的孩子名代替。我们本来没有任何关系，只因同上一个幼儿园的两个孩子是好朋友，我们因此而认识，也因此越走越近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

除了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

好朋友妈妈，在他的小学时代我也分别认识了他好几个同学的家长，关系也非常亲密。现在孩子上了初中，家长们建立了QQ群，大家在一起谈孩子、聊天，我又结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女人一生，似乎只有极少数的一段时间内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友情。

做女孩的时候，我们最好的朋友通常是跟父母有关系的同事朋友的孩子，差不多的家庭情况，相似的文化背景，父母之间经常的走动，让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越发深厚。

后来读书求学，有了同学，

世相百态

母亲的节日

寇俊杰

星期天，我们兄弟姐妹六家人相约回老家。二十儿口人，一路上热热闹闹向老家赶去。老家离县城十几里地，那里住着我们年过七十的母亲。

母亲自从来到我们家，就没有一天闲着。父亲年轻时在离家五十多里的煤矿上工作，平时很少回家，家里的衣食、地里的庄稼都靠母亲一人操劳。后来，父亲由于身体差，五十多岁就退休了，可回家不到十年，又因病去世。这时，哥哥姐姐都已成家，最小的我也参加了工作。本该是父母安享晚年的时候，可父亲却走了，这给了母亲不小的打击。为了照顾母亲，我们把地搬到县城。再后来，我结了婚，母亲就在我们兄弟家轮流住，可时间长了，难

免会和儿媳们闹一些矛盾。母亲怕我们左右为难，就主动提出回老家住。我们拗不过她，只好答应了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，我们也多次想把母亲接来，可她总是说：“我还能自己顾住自己，等哪一天我不能动了，再让你们照顾。平时，你们逢年过节只要回去看看就行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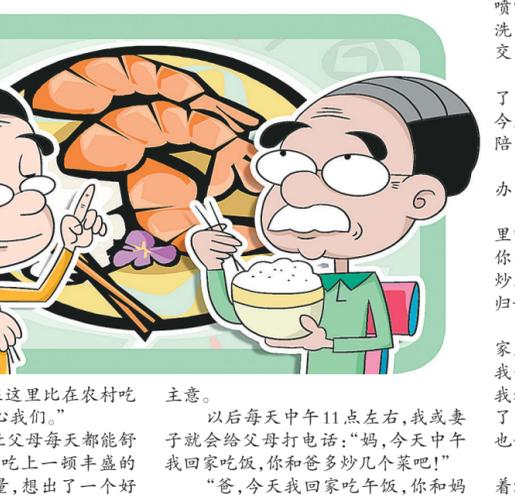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大屋里坐下，母亲看着一屋子人，吃惊地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们咋都回来了？”

大哥说：“快到感恩节了。以前的挂历上没印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今年才印上，我回来看看，姐妹们一听，就都回来了。”

“啥节？”母亲好像没听清。“感恩节！”大哥又大声重

善意的谎言

张明源



早点准备呀！”

父母每当接到电话，就会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好好，早点回来，路上小心呀，保证你一进门就能吃上热乎乎、香喷喷的饭菜。”然后他们就一起动手，洗菜、切菜、烹调、出锅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乐在其中。

近12点时，父母把饭做得差不多了，就会接到我或妻子的电话：“妈，今天真不巧，单位来了人，局长让我作陪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了。”

“爸，领导临时安排有点急事要办，中午我不能回家陪您们吃饭了。”父母听后，就会很失望地在电话里唉声叹气：“咋那么忙呢……好吧，你忙你的。早知道你回家吃，我们炒这么多菜干啥，我们又吃不了！”说归说，父母怕浪费，只能自己吃了。

每天午饭前，我和妻子会轮流往家里打这样的电话。后来父母发现我们在善意地欺骗他们，就苦笑着对我们和妻子说：“以后你俩不用再打电话了，放心吧，午饭我们一定会做好的，也一定会吃饱喝足。”

我发现，父母和妻子的眼里都含着泪花……

人，在人际关系上有些木讷，特别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从来都是在领导的视野之外。看到别的女同事在男领导那里很“受宠”，很风光，做事都是事半功倍，而我常常是事倍功半，心里便很有些失衡，很有些愤愤然。先生劝我说：“人和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，你不是那样的人就不要和他们比。我喜欢的就是你的与众不同，就是你的心如止水，就是你的清纯脱俗。再说有我宠你就足够了，有老公宠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”

女人都喜欢甜言蜜语，我也是。时常被先生的甜言蜜语包围着，我感到无比的陶醉和幸福。其实，先生做得最好的便是言行一致，他并不只是嘴上说几句哄我开心的话，他更多的是行动：比如乐此不疲地陪我逛街，快乐无比地做家务，出其不意地给我送鲜花……而他的“甜言蜜语”也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，这也是先生最让我感动的地方。

上班之后接触了更多的同事，总算可以有脱离别人影响的友谊了。不过这段日子很短，友谊也很不牢固，同学分别久了，同事因为工作调转离开，这样的友谊通常很快就会疏远。

随着恋爱结婚，女人最亲密的朋友慢慢就便成了丈夫同事好友的妻子，男人之间来往频繁，女人自然也跟着就熟悉亲切了。能够成为“通家之好”的经常也是因为男人的关系。

等女人有了孩子，交往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孩子同学朋友的妈妈了。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，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题，有着不约而同的心灵共鸣。

这是女人的友情，她们的朋友似乎总是在变，随着她们的父亲、丈夫和孩子在变，很少有能相交一辈子的女友。

古人要求女人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，这古训至今看来仍有余韵。就比如女人的友情，未嫁随父，既嫁随夫，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就要“子长随子”了。

这一辈子，女人的友情，始终在围着亲人（主要是男人）转，父亲、丈夫、儿子，不是她们天生缺乏自我，而是她们心中始终把自己最爱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心甘情愿地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，以他们的喜好为喜好。这是女人的遗憾，这也是女人最温暖的幸福。

这个游戏难度加大了，我脸上的纸条也越来越多。雨默比我要聪明得多，反应也要快得多。第一天游戏结束后，雨默没好气地看着我：“你笨死了！一次都没赢过我，你要是故意让我，我以后不和你玩了！”

“我真的很想赢啊，谁让你反应那么快的。你好歹让我赢吧，让我往你脸上贴张条子……”我无奈地说。

“真笨！”雨默重重地说了一句，接着又斜了我一眼，“你看你，每次骂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傻笑，又笨又傻！”

“傻笑？”我不自觉地又摸了摸我的嘴角，看来有些笑真的不用经过大脑。

我还是不知道这个游戏算什么治疗，但我们玩得很开心。萧医生也只是时不时过来督察一下我们，看一会儿就走。他确实有很多事要忙，就算是坐在办公室休息时，也是在看着那些现场照片。

他在看那些照片时的表情很奇怪，可以用“入迷”来形容。他还模仿尸体上的网状伤口在纸上勾画，摇摇头又点点头，我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疯了。特别是有次我看见他捧着一盘炒面，津津有味地边吃边研究那些现场照片。

这家伙绝对有问题！我心里狠狠骂了一句。也是在“影子游戏”的第四天，我回到病房时又看见马千里过来了。同样的，我也跟过去偷听。别怪我，我真的喜欢上了偷听。

“萧医生，你这么着急叫我，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？”

“嗯，你先看看我模仿倒五角星网状伤口画的图。”萧医生递给他几张自己的“作品”。

马千里看了看，“这个……给我看看这个干什么啊？”

“我画得没你好，看起来简单，画起来复杂。我还特意练了几天的，也不比他用利器一次性划的好。”萧医生半开玩笑地指了指墙上的现场照片。

“哎呀，我的萧医生，你别开我玩笑行了不行。你知道我都急得快疯了！”马千里抖了抖手中的“作品”，表情僵硬地说道。

“我没开玩笑。”萧医生的脸也一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马千里愣了愣，缓缓地将目光转到照片上，又回到照片上。来来去去比了好一会儿，才发出一声轻呼：“噢……艺术家——画家！”

火车已经接近北京车站了，我们直挺挺地坐在软包厢的座位上，看着窗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萧医生的紧张情绪也影响了我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现在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很多想法。

我记得，我第一次来中国想看萧医生的家人时，他拒绝了。他认为很危险，很可能会对他的家人不利。当然啦，人们还是会怨他的。他的逃亡给家庭带来了多少不幸啊！那么，现在他居然带着一个外国太太回家来了，还要访问他的家，难道现在就不危险了？也许他们会不让我进家门吧。谁知道他们对我们外国人是怎么想的。

据我所知，在汉堡的中国父母，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个中国对象，他们认为一个外国媳妇或外国女婿都会使家庭生活复杂化。就是中国来的客人，在我家一块说话，也称我为外国人。

我有一次警告他们说：“你们在我的国家，你们才是外国人呢！”大家听了大笑起来。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不管他们在哪，别国的人都是外国人。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：德国人都是个人主义者，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有家庭观念，等他们老了，会被送进养老院。而在中国家庭，孩子们还是照顾老人的，常常和他们住在一块，在经济上支持他们。可是一个德国媳妇，能够抚养年老的德国婆婆吗？或者一个德国女婿，会同意他的妻子经济上支持她的父母吗？当然不会！因此在一个中国家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突然出现一个洋婆婆。想到这里，我更怕和萧医生见面了。

我还记得，有一次，我的一个德国女朋友和她的丈夫回到印度尼西亚去看望公公婆婆，在家住了六个星期，她的公公没有好好看她一眼，只有在她离开时，才在机场拼命挥手告别，并且向她微笑。她回来以后对我和萧医生说：“他一定很高兴，我终于要走了。”萧医生听了以后大笑起来说：“按孔老夫子的思想，公公是不能直接看他的媳妇的，这是很不礼貌的。会被人说老不正经。”听到他的解释我发觉中国真是复杂。

想到这里，我吸了一口凉气对萧医生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真有点后悔和你一起来探亲，我真恨不得现在马上回家。”

“胡说！”萧医生说，他用了一句

地道的汉堡俚语“Quatsch”来责备我，使我的心情又好了一点。“你马上会看到，你将成为我们家的中心人物，大家一定会喜欢你的。”

火车缓缓地驶进了北京火车站，萧医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走到过道上，把车窗拉了下来。

“小心点！”当他的头伸出窗外时，我喊着跟了出来。可我也不自觉地把手伸出了窗外。站台上挤满了人，黑压压一片，每个来接乘客的人都伸长了脖子。有些人已经开始大叫大笑起来，还拼命摇着手，他们一定看到了自己要找的对象。我发现我的两膝在颤抖，心已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。

我看见一个年轻人，跟着火车跑动，高兴地跳起来，拼命地挥舞着帽子，他又像又像笑似的使劲喊着：“小舅！小舅！”我的脉搏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，他是在向我们呼喊呢！萧医生把上半身伸出窗外，

举起手并且喊着一个名字，我一下子听不清楚他在喊的是谁。就在这时，穿着蓝的、灰的、黑的衣服的一群人，同时把手举了起来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一起大喊着：“萧医生！萧医生！”“看哪，这就是他！”整个队伍都开始跟着火车跑了起来，有几个年轻人还拽着萧医生的手死不放。

“萧医生！萧医生！”“萧医生弟弟！”“萧医生哥哥！”“小舅！”“伯伯！”……

呼喊声此起彼伏，我在德国时，萧医生虽然和我讲过他的大家庭，但是我没想到会是如此的庞大，如此的热烈和激动。

上帝啊，我已经觉得有些晕乎乎的了。他们喊的其实就是一个，通过他们的喊叫，已经可以略微猜出他和萧医生的亲戚关系。中国人对亲戚的称呼之多真是堪称一绝。但这样的一群人在喊，我也不知道是谁是谁。

最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，上来了一个年轻人，把下车的人都挤到了一边，抱着萧医生泪流满面。

“小锋！”站在站台上的人对他喊着，“把行李递出来。”

把行李递出来？从哪儿？从窗口？果然如此，别的旅客也是这么做，把行李从窗口塞出去，好主意。

萧医生从墙上取下一张照片递给马千里，“是的，包括第一具尸体，他情绪激动时划的这些网状伤口。虽然看似杂乱无章，但逐渐比对，就可以发现这些伤口的间隔距离都差不多，纵横也差不多。这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，除非是从业多年养成的职业技能习惯。”

“嗯，职业习惯的确值得参考。就像以前破的一个案子，凶手每次用匕首杀人之后，还用匕首在被害人体内回纹一下。警方从这习惯推断出凶手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屠户，从而很快破了这个案子。”马千里也说道。

得到这条有价值的线索后，马千里也回队加紧搜索这名“用户尸体作画”的画家。”

我和雨默的“影子游戏”还在继续着。这两天来值得一提的，是我终于赢了雨默一次，我在她的鼻子上贴了一张小纸条。她对我笑了笑，因为她已经赢了太多次。

我走出女病号楼时是下午四点钟，天已经下起了毛毛雨。于是不禁开始回味萧白这个医生，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他，但我在脑袋里搜索了半天，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。如果你跟着他查房一圈，你就会发现这家伙是个演技非常好的演员，见人说话，见

鬼说鬼话。

迎面走来一个病人问：“中央是不是要派人下来复查我的事？”

萧医生一脸严肃地回道：“中央的事，不方便在这里说。你先回房，等一会儿和你单独谈谈。”

另一名病人看见他走来，笔直地敬了个军礼。萧医生也一挺身子，两眼爆射出一股威严的气势：“我命令你马上回房休息！正步——走！”

病人表情严峻地回一声：“是！”然后踏着正步回到病房。

他这一路走来，要扮演很多人，除了医生还有领导、军官、儿子、慈父、教练、专家……

反正病人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他都一一回应，而且反应极快，马上进入病人需要的角色。看着很有趣，但如果换了你每天都在不同的病人面前变换角色，你早就疯了。

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，什么时候是假的。一个正常人在这待久了也会变得失常，他又是怎么保留他的正常的？

连载

萧医生从墙上取下一张照片递给马千里，“是的，包括第一具尸体，他情绪激动时划的这些网状伤口。虽然看似杂乱无章，但逐渐比对，就可以发现这些伤口的间隔距离都差不多，纵横也差不多。这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，除非是从业多年养成的职业技能习惯。”

“嗯，职业习惯的确值得参考。就像以前破的一个案子，凶手每次用匕首杀人之后，还用匕首在被害人体内回纹一下。警方从这习惯推断出凶手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屠户，从而很快破了这个案子。”马千里也说道。

得到这条有价值的线索后，马千里也回队加紧搜索这名“用户尸体作画”的画家。”

我和雨默的“影子游戏”还在继续着。这两天来值得一提的，是我终于赢了雨默一次，我在她的鼻子上贴了一张小纸条。她对我笑了笑，因为她已经赢了太多次。

我走出女病号楼时是下午四点钟，天已经下起了毛毛雨。于是不禁开始回味萧白这个医生，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他，但我在脑袋里搜索了半天，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。如果你跟着他查房一圈，你就会发现这家伙是个演技非常好的演员，见人说话，见

鬼说鬼话。

迎面走来一个病人问：“中央是不是要派人下来复查我的事？”

萧医生一脸严肃地回道：“中央的事，不方便在这里说。你先回房，等一会儿和你单独谈谈。”

另一名病人看见他走来，笔直地敬了个军礼。萧医生也一挺身子，两眼爆射出一股威严的气势：“我命令你马上回房休息！正步——走！”

病人表情严峻地回一声：“是！”然后踏着正步回到病房。

他这一路走来，要扮演很多人，除了医生还有领导、军官、儿子、慈父、教练、专家……

反正病人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他都一一回应，而且反应极快，马上进入病人需要的角色。看着很有趣，但如果换了你每天都在不同的病人面前变换角色，你早就疯了。

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，什么时候是假的。一个正常人在这待久了也会变得失常，他又是怎么保留他的正常的？

萧医生从墙上取下一张照片递给马千里，“是的，包括第一具尸体，他情绪激动时划的这些网状伤口。虽然看似杂乱无章，但逐渐比对，就可以发现这些伤口的间隔距离都差不多，纵横也差不多。这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，除非是从业多年养成的职业技能习惯。”

“嗯，职业习惯的确值得参考。就像以前破的一个案子，凶手每次用匕首杀人之后，还用匕首在被害人体内回纹一下。警方从这习惯推断出凶手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屠户，从而很快破了这个案子。”马千里也说道。

得到这条有价值的线索后，马千里也回队加紧搜索这名“用户尸体作画”的画家。”